

井月之子

傅汉清 殷定生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封面、插图：施大畏、韩 硕

井 网 之 子

傅汉清 殷定生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印张 14 12/10·插页 2·字数 297,000

1981年 2月第1版

1981年 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500

统一书号：10093·340

定价：1.14元

目 次

第一章	风云突变·····	1
第二章	仇恨·····	24
第三章	悬崖上的枪声·····	47
第四章	篝火·····	72
第五章	毛委员的队伍来了·····	94
第六章	闪光的起点·····	112
第七章	初试·····	135
第八章	歌声·····	161
第九章	狗鱼逃跑了·····	187
第十章	飞身越涧·····	213
第十一章	众志成城·····	242
第十二章	“特别任务”·····	267
第十三章	“大炮”·····	296
第十四章	突然来到的消息·····	324
第十五章	火眼金睛·····	344
第十六章	雏鹰展翅飞·····	371
第十七章	冤家路窄·····	402
第十八章	骨肉·····	427
第十九章	长缨在手·····	452

第一章 风云突变

一九二七年的仲夏，在杜鹃鸟“欢喜欢喜”的叫声中，又悄悄来到了美丽的罗霄山脉的中段。

一场暴风雨刚刚过去，山里山外，一片阴沉。天空，墨黑墨黑，雷声还在隐隐滚动着，好象是余怒未息，偶尔发出一两声撼人心弦的霹雳，山风裹着濛濛细雨，还在飘飘洒洒地下着。“噤噤喳喳”的飞鸟，早已缩进了窝巢，墨绿色的山谷里，显得分外的寂静。

雾雨朦胧的山顶上，两个小男孩背着大捆柴禾，攀着刀切斧劈般的悬崖，朝一道凌空的峭壁，飞快地攀登着，恰似两只小山鹰，射穿雨雾，展翅翱翔。一道刺眼的闪电，照亮他们黝黑透红的脸庞，那亮晶晶的水珠，分不清是热汗还是雨滴，把全身都湿透了。他俩攀着葛藤一口气登上了山崖，放下柴捆，只见稍大的那个男孩，猛踢几脚，两捆柴禾“呼啦啦”地压倒密密的茅草，在崎岖不平的陡坡上一蹦一跳地飞滚着。突然，“通通通”几声，柴捆跌落到两丈来深的悬崖下边去了。

两个小男孩箭似地跑到悬崖边上，一先一后地一踮脚，一俯身，蹿到一棵毛竹梢上，又“吡——”地响着滑到了悬崖

下面。两人解下腰间的长汗巾，抹了抹脸上的汗水，眨巴着眼睛，仰头看着悬崖和毛竹，开心地哈哈笑了起来。

这两个小男孩，是兄弟两个。哥哥叫山生，今年十三岁，个头稍高，但很壮实，虎生生的圆脸上，一双亮晶晶的眼睛透着大胆的光芒，身穿山区特有的土青布小褂，打着一双赤脚。在家里，他是爹妈的一个得力的帮手，在外面，可是村里的孩儿王。他六岁起就跟着爸爸在山里滚，草里爬，不但摸熟了这一带的山路小道，更练出了一身登山爬坡的好本领。他上树、玩水、割草、打柴、放牛、抓鸟，还有打个兔子，装个麂子吊，样样能干。表面上不多言、不多语，心里头点子可多呢。因此他弟弟山宝，还有小胖子牛崽、鹃妹子、欢欢等这些小伙伴，对待他，既象个亲哥哥，又象个有威望的领头人。

打扮和哥哥相同的山宝，长相自然也有些象哥哥。小胸脯厚墩墩的，小胳膊粗生生的，比哥哥要矮半个头，今年十一岁了。哥哥会的本领，他也会个八九不离十。所不同的，一是他头上留了个“小桃子”，据说是图吉利的意思，二是，他挺爱动弹，说起话来嗓门大，做起事来猛打猛冲。今天，兄弟俩到芭茅山打柴，二人砍满了柴担，也玩够了，到太阳偏西，正待回家，不想遇着了一场暴雨，耽误了不少时光，这才背着柴禾，抄小路回家了。

下了陡崖，山生和山宝，又背起柴捆，颤悠着一溜烟朝山下跑去。

风停了，雨住了，天开了。经过一场大雨洗涤的山峦，显出特有的清新明朗，山上的毛竹、杉树、松树郁郁葱葱，

碧绿的油茶林，青翠欲滴，分外好看。太阳落山了，高空中一片片细小的云彩变得越来越红，而幽暗的黄昏，已经从东方逼过来了。突然，山生猛地收住脚步，喊了一声：

“山宝，快看！”

“什么？”

“蛇，毒蛇！”

山宝低头一看，半截烂草绳子斜躺在狭窄的山道上，乍一看去，歪歪扭扭真象条蛇，他飞脚把它踢得老远，哈哈大笑道：

“看不出哥哥还这样胆小呢！”

“在毛竹上！”山生放下柴捆用手中的竹棍一指。

在山道转弯处，倚山耸立的两块大岩石旁，是一丛沾满水珠的茂密的绿竹，两根粗壮的毛竹交叉长着，好象一道天然的关卡，挡在山道上。两棵毛竹交叉的地方，盘着一条小小的蛇，颜色和绿竹一模一样，非常美丽。

小蛇竖起脑袋，瞪着眼，张开大嘴，一条红丝般的舌头一伸一缩，正瞅着他俩，似乎在打什么鬼主意呢！

“啊！青竹蛇！”山宝看真切了，倒吸了一口凉气，吓得连忙后退说，“给它咬一口，不死也要掉层皮！”

山宝怕青竹蛇不是没有来由的。这青竹蛇，你别瞧它小，确实是厉害无比。它靠着皮肤的保护色，出没在绿竹丛中，连小鸟落在竹子上，都常常是它口中之食呢！不了解青竹蛇特性的人，稍微大意一些，就要上它的当，甚至丢掉性命。山宝八岁那年，端午节前，跟着一群小伙伴到山中摘竹叶包粽子。他正采在兴头上，忽然看见一条小小的青竹蛇缠在绿

竹上一扭一扭的，嘴巴里还飘着一条细细的红绸带子，哈！这小家伙漂亮极了，山宝脸上乐得象一朵绽开了的山花。他生怕这漂亮的小宝贝被别人抢去，便悄悄绕到小蛇的后边，猛地伸手一抓，没想到青竹蛇张嘴咬了他一口，不慌不忙地钻到竹丛中去了。顿时，山宝觉得火辣辣的，痛得在地上喊爹叫娘直打滚，不一会，手臂肿得就象大腿一般粗。要不是赵大伯打柴打这儿经过，如再过上个把钟点，等毒气一攻心，人就没救了。赵大伯一见，抛下柴禾，当时就寻了一颗七叶一枝花，用嘴嚼碎，敷在山宝的手臂上，还扎了干针，以后又煎了几剂草药。山宝服后，又屙又呕，整整三天，才把蛇毒拔出来，脱离了危险。所以，今天他一见青竹蛇，又是恨，又是怕，真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山生跟山宝却不同，对于蛇，他的见识可多啦。光山里的蛇，什么棋盘蛇、金环蛇、银环蛇、姐妹蛇、赤练蛇、剑条蛇、狗屎厌、扇头风……他一口气就数得出十几种出来。他还知道不少蛇的特性和对付它的办法。比方说，人们常说的狗屎厌，它又名蝮蛇，它可是个近视眼，它捕捉食物跟其它的蛇不同，它是静静地躺在草丛中或路边上，张开嘴，那利剑般的舌头吐出五、六寸长，就象撒下套子套麻雀一样，静等人家上套哩！要是有什么东西碰着它的舌头，它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猛窜上去就是一口。狗屎厌还有个特点，每当它咬过人或其它动物之后，它的牙齿便又疼又胀，非得反过头把自己的尾巴咬破或咬断不可。据说它咬人的同时，自己也中了毒，非得用自己身上的血才能解去这股毒，因此，凡咬过人或别的动物的狗屎厌，它的尾巴都是秃的。扇头风就不

同，它行走起来风驰电掣，老是昂着头，三角脑袋鼓得象一把扇子，还会发出令人听了毛骨悚然的“呼呼”的响声。扇头风最爱追光亮的东西，要是你夜晚提灯走路遇见了它，它就“呼呼”直向你追来，那你得赶快将灯火抛在路边，扇头风见了，就会发疯一样呼地蹿上去紧紧缠住灯光，哪怕是烧痛了它的皮肉，它也是越缠越紧，直到扑灭灯火或者它被活活烧死为止。还有，蛇和乌龟是和睦的邻居，黄鼠狼却是蛇的天敌，不论多大的蛇，黄鼠狼只要围着它跑一圈，拉阵尿，蛇就会软绵绵地乖乖伏在地上等死。更有趣的是，当人看见黄鼠狼吃蛇时，你不要惊动它，它还会留下当中最好的一节蛇肉给人吃的。但山老鼠呢，一见了蛇，就会七窍流血，自己倒毙。当然，最有趣的还要数蛇捕山蛙。听老人们讲，蛇与山蛙有宿怨，因为山蛙是金山寺的老和尚法海变的。法海当年用雷峰塔压住过小白蛇整整一十八年，后来雷击雷峰塔，救出了小白蛇，也劈死了老法海，并罚这个老和尚变成山蛙，任蛇捕食。为此，蛇一见了山蛙，就要报仇。这点，山生知道是个神话传说，不过蛇捕山蛙，确实是蛮好玩的事。蛇见了山蛙，张嘴就想吞噬下去，山蛙呢，肚子便会突然鼓起气来，把小小的身子扩张到比原来大三、四倍，嘴里还哇哇叫着向蛇示威；此刻，蛇没办法了，只得紧紧箍住山蛙，它们互相翻滚着，搏斗着，坚持着，比着耐力，哪怕是箍上一天一夜，蛇也要把山蛙的气箍消，使它恢复原形，然后美美地饱食一餐。山生还知道，蛇非常怕热，常常在暴风雨前后出来乘凉。蛇走起路来一扭一扭，骨头却很脆，因而抓一般的蛇，你只要悄悄走到它的身后，一家伙提起它的尾巴，使劲晃荡晃荡，

蛇的骨头就会晃散，动弹不得了。但抓有烈性毒气的蛇，那就得带上金线吊葫芦、七叶一枝花、半边莲等蛇药了，否则，你本领再大，也只当白搭。山生还听老人们说过，蛇惧怕长了七个节的小山竹，传说小山竹是蛇的舅舅。山生没有查阅过蛇的家谱，弄不清楚蛇与山竹到底有什么亲戚关系，但从他自己的打蛇经验体会到，六七个节的小山竹正好四尺来长，使起来又轻便又有弹性，打蛇的效果的确是好的……

现在，面对着这条拦路的青竹蛇，山生没空去回想种种关于蛇的故事和传说，他见弟弟吓得直吐舌头，双眉耸动一下，问道：“怕啦？”

山宝本来遇事非常勇猛，因为吃过一次大亏，至今总有些心悸，眼睛瞪得溜圆回答说：“大人说过，盘蛇如坐虎，弄不好会伤人的，还是弯路走吧！”

“弯路走？”山生想了一下，“弯路走得翻芭茅山，一上一下整整多走一十二里，这还不算，你没听爸爸说，见蛇不打三分罪吗？”

“那，打死它！”山宝的劲头又上来了，他衣袖一卷，举起竹棍就要朝青竹蛇打去。

盘在竹子上的青竹蛇，“呼”地竖起三角脑袋，龇牙露齿，狰狞可怕。

“慢点，”山生一把将弟弟拉在身后，“我来对付它！”

山生敏捷地将竹棍一举，在青竹蛇尾巴后面一尺左右的竹叶子上一拨，竹叶抖动一下，簌簌作响，青竹蛇回头张嘴就是一口，咬了一个空。

山生手疾眼快地抽回竹棍，对准毒蛇当头狠狠一敲，青

竹蛇转身不及，被击落在地，山宝赶忙上前挥起一棍，打在蛇尾巴上，毒蛇忍着痛，发起威来，猛地向上一蹿，呼地缠绕在山宝的小竹棍上，趁机而上，竖起头，咧开嘴，又要逞凶。

山生看准这个机会，对着毒蛇的“七寸”，致命一击，青竹蛇牵拉着脑袋，“啪”地掉在地上，一扭一扭想逃命了。

山宝飞快地举起小竹棍，照蛇头又狠狠地补了一下，蛇头被打得扁扁的，蛇身扭了两扭，再也不会动弹了。

山生松了口气，用小竹棍拨了一下死蛇，触景生情地说：“这家伙欺软怕硬，多象黄斑虎，咱农民自卫军一发狠劲，就打它个稀巴烂！”

提起黄斑虎，山宝猛想起被他家的狗咬过的事，脸刷地气红了。他又不解恨地举起竹棍，一迭声喊着：“打黄斑虎！打黄斑虎！”将个扁扁的蛇头敲得稀烂如泥。

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一只拦路虎，山宝浑身是劲，不由高兴地哼起山歌，脚下就象生了风一样，快步同着哥哥向山下樟树冲走去……

樟树冲在五百里井冈的东南面。这里，山明水秀，地势险要。一道水流湍急的白马河从冲底流过，溅起一簇簇雪白的浪花。顺河朝北，峰岩夹峙，一座石山似乎被谁劈了一刀，裂开一道两丈来宽的缝隙。抬眼望去，山顶上通下来的一条由麻石砌成的石阶小路，白光闪闪，好比从天上泻下来的一道瀑布。再往北走，过了芭茅坪，不到十里，河对岸就是白马镇；白马镇向西南拐，翻过上七里下八里的九溪岭，再穿过一片莽莽苍苍的竹海，翻过狮子坳就是湖南省界；要是在九



溪岭山道拐错了弯，便岔向去县城方向的仙姑山了。樟树冲东南是一条蜿蜒曲折的小道，这里莺啼百啭，流水淙淙，一会儿在深山幽谷盘旋缠绕，一会儿在竹丛林莽里伸展回环。出了冲口，矗立着一道陡峭的黑色岩壁，象一把巨大的石锁，挂在层峦迭嶂的大门前，这便是通往井冈山的中心茨坪和大小五井的一条必经之路。

大革命那一年，湖南农民运动象急风暴雨一样，迅猛地发展着，在“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下，到处是一派兴旺的革命景象。樟树冲受邻省湖南的影响，农民运动也搞得热火朝天，农民自卫军打土豪，分积谷，掌印把，坐江山，风风火火，吓得周围的土豪劣绅屁滚尿流，一个个夹着尾巴钻进城里。

一九二七年的春天也来得特别早。惊蛰刚过，一派新绿的山峦上，几枝早开的杜鹃就绽开了蓓蕾，象一个又一个红色的小生命，瞪着好奇的眼睛，在微风中轻歌曼舞，带着露珠，迎着晨曦，闪闪烁烁。很快到了春夏交替的季节，山山岭岭，杜鹃盛开，殷红一片，染红了半壁青山，映红了一江碧水，好似在给战斗的农友们点上了千万束革命的火把，在寥廓江天里熊熊燃烧。

又一个洋溢着热闹欢快的白天过去了，山区的夜晚，显得格外幽静。潺潺的溪水，轻轻地拍打着山涧中的岩石，声音是那样柔和，给人一种安谧的感觉。老高老高的天空中，密密麻麻的小星星眨巴着眼睛，那弯弯的月亮爬上天空，好象一只打鱼的小船，在一望无际的银河里航行，掀起层层皎

洁的浪花，洒向宁静的山乡。

夜深了，樟树冲那一排排鱼鳞色窗口，闪出道道灯光，飞出阵阵笑语，那大祠堂改成的农会里，还响着阵阵粗犷的歌声：

打倒列强，
打倒列强，
除军阀，
除军阀；
努力国民革命，
努力国民革命，
齐奋斗！
齐奋斗！……

村北头，有一座四列三间的土墙茅草屋，屋前有一个竹篱笆搭成的小院；院内，一棵高大的皂角树直冲蓝天，屋后靠山，是一片小竹丛，竹丛内有一条弯曲的小道通向山里。这就是樟树冲农民自卫军队长老龙的家。

这时，老龙家里的土墙上，挂着一盏桐油灯，红豆般的火舌在跳动着，给小茅草屋里散射着微弱的光亮。为了驱逐过早来到的讨厌的蚊子，窗边那简易的木凉床上，一条酒盅一般粗细的艾茭绳吐着火舌，一股含有野艾清香和雄黄辣味的淡淡的烟圈，在茅草屋里弥漫着。

闪跳的桐油灯下，老龙嫂一针一针在缝着一件小孩的白竹布对襟背心。灯花在夜风中轻轻摇曳，照见老龙嫂头上乌亮的发髻、打了补丁的白土布大面襟单衫，照见她沉静清秀

的脸蛋、嘴角边含笑的纹丝。此刻，她飞针走线，一脸欣慰和喜悦的神色。要知道，天气热起来了，做妈妈的自然要为孩子操心。头两天她从箱底翻出一块去年冬天斗土豪黄斑虎时分来的白竹布，比划着给大儿子山生做了一件背心，二儿子山宝眼馋，也嚷着要，老龙嫂只得打夜照，再赶做一件。

这时，山生砍柴还没回来。床上，只有山宝穿着件粗布对襟褂子，拿着根小竹竿在不住地挥舞，一会儿一边踏步一边起劲地喊口号：“打倒列强！打倒军阀！”一会儿举起小竹竿，拉开刺杀的架式，精神抖擞地噉着嘴吹起冲锋号：“嘀嘀哒哒——，农友们冲啊！对准帝国主义，杀！杀！杀！”

老龙嫂瞟了儿子一眼，嗔怨地抬起头呵斥道：“我的小祖宗，一天到晚疯疯癫癫的，红缨枪都没捞到一支，还有劲杀杀杀哩！”

“红缨枪？”一语提醒了山宝，他将小竹竿一抛，猛地跳下床，使劲抱住妈妈的脖颈子，象牛皮糖似地缠起来：“妈妈，爸爸不是有一支刻着字的闪亮闪亮的红缨枪头吗？等明儿爸爸开会回家，你给爸爸说说，叫他给我得了，我叫哥哥安个柄，好跟牛崽他们打仗玩去！”

老龙嫂缝完最后一针，用牙咬断线头，收起做好了白竹布背心说：“红缨枪头？那不行，它是你爸爸的宝贝儿，带在身上，形影不离。”

“那明儿等爸爸睡了觉，我把它偷过来！”

“那更不行，动了它，看爸爸不揍死你！”

山宝讨了个没趣，噉着嘴，撒娇地依偎在妈妈的怀里，眼睛朝四周溜了一转，落在窗外晶蓝晶蓝夜空中，然后盯着

那闪烁的群星。忽然，一颗带着大尾巴的流星“唰”地划过，空中霎时留下一道耀眼的银线。山宝暗暗寻思，真奇怪哪，那嵌在天上的小星星为什么会掉下来呢？嗨，它尖尖的亮亮的还有点象红缨枪头哩，他嚷嚷着说：“妈妈，快瞧！那一颗星星，明晃晃的，周围挂着云彩，还拖着条长长的银线，多象我们家的红缨枪头啊！咳！要是我能飞上天去，把它摘下来，白天杀坏人，晚上挂在屋子里，比这盏桐油灯可亮多了呢！”

老龙嫂笑了笑，拍拍山宝的肩膀说：“傻孩子，老人们常说，天上一颗星星，地下就是一个英雄。这颗星星掉到了人间呀，它就变成了一个大英雄，谁家受苦受穷，他就帮助谁，专打地主老财，土豪劣绅！”

英雄？英雄长得是什么样子？力气到底有多大呢？这对山宝来说，还是个天大的秘密。不过，可以肯定一点，英雄全都是好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们至少象黑旋风李逵，不，应该象景阳岗上打虎的武松！至于英雄的本领，是象八仙过海中的吕洞宾或者铁拐李呢？还是象封神榜上的脚踩风火轮的哪吒？哼，这些毛神全不行，至少该象大闹天空的孙悟空吧！啊，要是我也当个英雄该多好啊！还有，哥哥山生也当个英雄。小胖子牛崽嘛，是个大力士，当个英雄行是行，就是老爱夸他头顶上长了两个旋儿，吹他是牛魔王转世，牛魔王跟孙悟空作过对，还有个挺刁的老婆和孩子，这怕当英雄要差一个码子吧！至于欢欢，人倒聪明利索，跟山宝也很合得来，就是太小了点，他老爱夸三国时候的名将周瑜，说他十三岁就当了吴国的元帅。可他呢，离十三还差一大截，今年要过了六月六，才满八岁呢！还有鹃妹子呢？山宝非常佩

服她那心灵手巧还带点男孩般的野气，可惜是个女的！听妈妈讲，女的也有很多能人，古时就有过一个替父从军的花木兰，到了宋朝，还有一群杨门女将，莫说大破天门阵的穆桂英，就是那佘太君，活到一百岁还出兵挂帅呢！不过，女的能不能当英雄，山宝还弄不清楚，明天再问问哥哥吧！算了，顾不得这许多了，还是先管管自己再说！哼，要是我当了英雄，首先就干黄斑虎一家伙。这个老混蛋真是头顶长疮，脚底流脓——坏透了！听爸爸说，黄斑虎本名黄耀宗，可，大伙当面称他黄老爷，背地里都戳着脊梁骨骂他“黄斑虎”，因为他专门欺压穷人，他伙同他的臭叔叔黄三霸，专门霸山、霸田、霸屋、霸人，诡计多端，凶暴残忍，他又逼租，又逼粮，又逼债，动不动就捆人、打人，还给人压杠子、灌辣椒水，送到县衙门坐班房。他对大人无恶不作，就是连小孩也不放过。山宝五岁那年，有一回和哥哥上山拾柴，从吃罢早饭起，一直闹到日落西山，兄弟俩又累又饿，好不容易各自背了一捆干树枝往家里走。半道上，恰巧遇着黄斑虎打猎归来，这个老坏蛋，硬说这柴是在他家的树林里偷的，举起文明棍就打，哥哥被打得头破血流，他还一挥手，唆了条恶狗，把山宝的小腿撕掉一大块肉，疼得山宝在地上直打滚，直到今天，腿上还留着一块大伤疤。每当望到这伤疤，山宝就恨得直咬牙，可惜就是自己人小力不壮，没法子报仇……嘿！要是当了英雄，一拳把黄斑虎打得变成豆腐渣，那才过瘾呢！他越想心里越觉甜滋滋的，高兴得把一双大眼睛笑成一条线，他拍着手，晃着小脑瓜，煞有介事地说：“妈妈，那我也要当个大英雄！象孙悟空那样，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舞动金箍棒，把

黄斑虎打他个五马分尸！”

“好，龙家又出了条硬汉啦！”老龙嫂脸上露出高兴的神色。

晚风轻轻地吹着，满天星斗不停地眨着眼睛。夜，多么恬静啊！山宝心里更象灌满了蜜糖一样，甜丝丝的，理想和希望的火花在燃烧着，他趁势依偎在妈妈的怀里，母子俩紧紧抱在一起，欢快的笑声从敞开着窗户飘洒出去，趁着夜风，飘向巍峨而神秘的山巅。

这时，大门“砰”地一声被推开了，山宝抬眼望去，是哥哥山生背着一大捆干柴回来了。

山宝正待上前亲热地招呼哥哥，可是，一看山生脸蛋涨得通红，小嘴巴半张着，气呼呼地将肩上的干柴朝地上重重一摔，看那样子，好象谁得罪他了：“爸爸回来了没有？”

山宝摸不着头脑，还是老龙嫂开了口：“山生，冒冒失失的，出了什么事？”

“什么事！”山生眼一瞪，一股怒火升上心头，“老恶霸黄三霸又不老实了！今天我打柴，他说这柴是他黄家的，还说什么他的狗崽子黄斑虎就要回来，自卫军快完蛋了……”

山宝一听，火了！他捏了捏拳头，朝地上吐了口唾沫说：“这个老混蛋，明天告诉爸爸，狠狠整他一家伙！”

老龙嫂说：“快吃饭去，有农会在，几个土豪变不了天！”

山生揭开锅盖一看，哟，又是蒸蛋糕，又是白米饭。心计颇多的山生发现，都几天了，妈妈顿顿做这么好的菜饭，准是接爸爸的，可爸爸同长松伯到县城开会，原说两天就回来，今天都四天了，为什么还不回来呢？他边吃饭边对妈妈说：